

尚書正義

冊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相

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其名文命王侯

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

未天子升音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西桀逆拒湯之作湯誓疏義曰伊尹至湯誓○正

昇陟音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醜惡志而誓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將戰而誓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伐桀必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上云伊尹泰誓不言太公湯相者

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上云伊尹泰誓不言太公湯相者

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

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其名文命王侯

禹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

西桀逆拒湯之作湯誓疏義曰伊尹至湯誓○正

○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後嘗為桀臣無險要之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

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

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

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至于

毫三腹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至于

以爲昆吾與桀同乙卯日亡吳起言險以指安湯誓戒誓湯誓此經皆誓之辭

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夷乎謚言是也安湯誓戒誓湯誓此經皆誓之辭

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王曰格

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王曰格

爾眾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台以之反小子敢行此舉有今爾有

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恤荀律

反舍音捨廢也予惟聞汝眾言不憂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罪誅之今汝

其曰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臣相率

爲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夏之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

予及汝皆亡

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情徒臥反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凶德如此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輔成我大庶幾

汝爵賞○罰音伐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爾不從誓言不用予則斃

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王曰至攸赦○正義曰商

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非復

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罪上天命我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非復

臣是以順天誅之由我多罪故也桀念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穡之事奪我農功

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罪狀汝盡知之今汝穡之事奪我農功

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而誅之又實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

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實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

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惡絕衆力使不得

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絕衆力使不得

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協此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君其可喪我與汝幾

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

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無以不信我語我必終無所食盡其

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誓言我則殺汝無以不信我語我必終無所食盡其

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號人有此重言始封商難也○傳契始下之一號夫鄭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古號商之意契始封商難也○傳契始下之一號夫鄭

丘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士居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若商非相士爲號何若不名商

遷即改名則相士至湯改各多矣相士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

地以爲天號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

下之號周不取后稷之封後隨遷易名公劉爲商大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爲天

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封後隨遷易名公劉爲商大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爲天

尚書注疏 八 一一中華書局聚

既以周為一號夫二故湯不可稱王則然矣是言泰湯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王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

亦伐紂之時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舉天子桀有昏德

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舉天子桀有昏德

宣三年左傳文有昏德至之命誅之○正義曰順天行誅謂湯復之自稱我也以此解其

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上所述夏○王之言身此言至君重○湯之義曰此經與之

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言上言夏○王之言身此言至君重○湯之義曰此經與之

農時也○勞役又於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謂征賦重言以

桀○正義曰上既馭於非道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合

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非道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合

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

民欲叛乃自比於○日○言是日何嘗喪乎○正義曰釋我與汝亦皆喪引不亡之

徵以言二下民也○日○言是日何嘗喪乎○正義曰釋我與汝亦皆喪引不亡之

乎偽也○哀言而五年如食之消盡後終不義曰何為也○故通謂僞言為多矣能無肥

雅訓不食為僞也○古之刑之如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傳引康誥曰父子

勿犯刑法耳○不實於誓戮故於此夏啓承舜禹之大罪不刑其身又周禮注云

周禮云坐其奴入于罪隸孔以入于春臺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禮注云

衆云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隸也○如於罪隸春人沒入非緣坐者此戮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

之神禪時戰反應對之應創子為后土音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不可遷

征又音政句音鉤句龍共工之義曰湯既伐而勝夏命創制變置社稷欲

○扈三篇皆亡疏遷湯既至臣扈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

敘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篇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

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卦象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卦象曰湯

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土之新故於是山氏之有天子

稷昭二稷自夏已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子

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子

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子

而云夏之與也周棄繼之與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

功多於柱即廢柱祀棄而湯既勝夏土之臣其功績及龍之未可逐而

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土之臣其功績及龍之未可逐而

孟

此

乃

謂

不

來

衰

夏

之

社

稷

欲

遷

尚書注疏

八

一一中華書局聚

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

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

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討之績績從謂

容反才遂伐三朶俘厥寶玉三朶國名走保之今定陶也朶自安邑東入山

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朶傳三朶至寶之朶正義曰湯伐三

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

往之路築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朶湯緩追之不迫遂奔

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朶取其寶玉取其所以棄者也楚語云

玉足以其底廢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

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誼伯仲伯作典寶常寶也亡寶一或作國之

以庇廢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常寶也亡寶一或作國之

仲虺之誥第二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反自三朶而還徐欽螢反又古螢反仲虺作誥為湯後左相

許亮反誥故報反相疏臣湯歸自作誥以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其

息亮反誥故報反相疏臣湯歸自作誥以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其

三朶故傳言自三朶而還不言歸自三朶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

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朶耳大坰地名於未

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

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侯疏

○正義曰定元年左傳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仲虺之誥相天子會同曰諸侯疏

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仲虺之誥相天子會同曰諸侯疏

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

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

言湯有德行加民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

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

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

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

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

亦得謂之為名是後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

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

同者因誥諸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亦是會同曰誥成湯放桀于南巢

惟有不慙德湯及古○武功成故桀武功成故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

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情欲無君主則恣惟天生聰明時又是言天生聰明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

不恤下民之危險若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

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為民主儀表天下

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

服○纘子管反應對之應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慚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

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

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

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

尚書注疏八

四中華書局聚

于下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

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

其衆言爲主也臧作即反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

有徒衆無道之世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世欲見翦除若莠

所常繫音煩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世欲見翦除若莠

生苗若稂在粟恐被鋤治魚反莠羊九反音悲里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治魚反音悲里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善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德惟

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生邇近也不殖貨利不殖貨利

之近行疏夏王道須然不可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

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也王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言

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也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疏德懋懋至不吝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

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所愆失恥於改

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所愆失恥於改

也成湯之爲此行尙爲仲虺所稱數凡人能勉者鮮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

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曰奚獨後子怨者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

近者著矣○仇音求餉式亮反曰蘇獨後子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僂子

后後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亂則取之有亡形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

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

亦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我過之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義

殺不負葛伯餉也孟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而奪而殺

餉之則葛伯所殺也孟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而奪而殺

之報耳無以爲人乃復言亳非是則違孟子○傳指言殺餉不辨死之何人而爲

萬大義無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

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威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

夏是爲善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

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己有侮慢其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

兼之攻謂擊之取謂取己有侮慢其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

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

尚書注疏八

五中華書局聚

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

乃離盈新不懈工債反志**疏**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於人無遠不屆故萬邦

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有九族之親乃亦離之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

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

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容王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之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

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王謂人莫

己若者亡之益亡之道莫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固所以小○好呼報反專嗚呼慎

厥終惟其始慎終如其始○鮮息淺反殖有禮覆昏暴覆亡之○覆芳服反暴

或作疏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義湯既至湯誥○正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

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

萬方誕衆人也○誕音但告工毒反疏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

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

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

云凡我造邦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惟皇上帝降

是誥諸侯也疏衷于下民皇上帝天衷善也疏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

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夏

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若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順人有常之性則惟為君之道夏

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爾萬方百姓

懼其凶害弗忍荼毒懼被荼毒苦也不堪忍虐之甚○疏曰釋草云荼苦菜

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

地無罪稱冤訴天○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

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之行天威謂誅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而加虐乎○牡茂后反疏曰檀弓云殷人尚

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

尚書注疏八

六中華書局聚

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之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

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

者為舜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也韋遂也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述

正義曰韋訓述有也述前所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

列聖極而賢次散云則聖通而先識也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

言伯夷聖人之清者為聖人者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人

命請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

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音

洛疏不僭差也既除大惡曰下煥然修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

不保性命今日樂生矣序僭差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汝國使國諸侯

大家卿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衆心○得罪於天地疏傳此伐至衆心○正

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

罪以否者謙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
凡我造邦無

從匪彝無即愾淫
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愾慢也無從非常
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承守其常法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

簡不赦己罪以其
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不自責化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

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

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

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篇其疏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

篇亡疏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

沒之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

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

何奉嗣王歸于亳二此者皆經十二年二月是湯崩之踰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

服闋之踰月無其文夏后之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

遭喪嗣位經月無其文夏后之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

據此以明世及太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未立而卒

於子太甲與經不第外丙三年崩別外丙不見古文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

氏亦云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伊訓道太甲以教惟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曰歲商崩踰月太甲即位唐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疏○惟元祀

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

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不追爲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實是奠

喪之祠未得祠廟且湯之奠祖不追爲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實是奠

小奠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

而畢告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而告也此奠

祖踰月始即位祖當也特設祀禮也王始見祖明是初王即位告殯爲喪主也厥奉嗣

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

官以三公攝家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疏傳湯有至

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祖故稱焉○正

天之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

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疏傳先君至禳災○

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

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

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皆安之言暨鳥獸魚鼈咸若

有災言能以德禳災也疏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皆安之言暨鳥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疏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

順○暨其器反鼈必滅反疏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

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

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

伊尹制百

湯有至

正

懋

與

若

鬼

則

政

善

則

政

則

王祗見厥祖

見賢

主喪

侯甸羣后咸在

在位次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

官以三公攝家

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

疏

傳湯有至

正

天之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

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

疏

傳先君至禳災○

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

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

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皆安之言

暨鳥獸魚鼈咸若

疏

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

順○暨其器反鼈必滅反

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

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

君為政皆順之明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言桀不循其祖道

其

疏

於我有命商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修德于亳○亳旁各反徐扶各反

疏

其

疏

其

至自亳○正義曰于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

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

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也惟我商王布

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厥德罔

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

親長則家國並化終疏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

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

從長以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改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

及幼耳疏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

順疏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

扶弗反疏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

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居上克明謂居上克明也正義曰見下之

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謂居上克明也正義曰見下之

情是能為下克忠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疏檢身若

明也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疏檢身若

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疏檢身若

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而無過以

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言仁及後世也哲本又作詰

爾必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

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

時謂淫風殉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過之風俗殉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過之風俗殉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過之風俗殉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過之風俗殉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

同者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疎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不遠于一萬反注

至反稚直利反露魚巾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德義廢失

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去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

于蒙士謂邦君卿士則以爭友僕隸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領湏以墨蒙士例

乃結反隸疏言也敢有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遊也

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吹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

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

貨色人所貪欲過之風俗也侮聖人之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

此頑愚幼童愛惡憎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

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也臣下匡其刑墨言臣

無之受諫亦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

使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為

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

然言其無政也○傳殉求至風俗○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

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味求謂貪味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改是遊與改別

故為遊戲與改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侮

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侮

尚書注疏八

九中華書局聚

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
 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
 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
 者也不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
 字宜從下讀言此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念祖德身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美善
 等流例謂下士也
 言甚明可法○疏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洋音羊徐音翔○疏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惡所在不常在一家善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反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
 失宗廟之訓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無大言惡雖小德雖
 尹至忠之訓疏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無大言惡雖小德雖
 墜失其宗廟況大德為惡乎○傳苟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修德而為善無大言惡雖小德雖
 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為成各惡不積不足以善也爾
 乃謂大善而為福無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事辭而意同也
 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
 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非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於大惡
 若致於惡類者墜宗之意初為小惡非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於大惡
 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類人在始相致也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惡不
 善不進善亦蔑由至此謂成人類人在始相致也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惡不
 以惡類相致禍害之故也戒肆命戒陳天命以徂后君以往戒亡明
 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戒肆命戒陳天命以徂后君以往戒亡明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朝不知朝政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念常伊尹作太甲三篇疏太甲至三篇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

歸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

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伊尹不用至之禮曰此篇承伊尹訓之下經

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經

是不湯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春秋○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

者天子居喪故曰政事聽於遠宰國都往居墓側與彼逐事同故曰放者彼也古

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太甲以名篇疏傳戒太甲故仲丁祖乙○

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太甲疏傳戒太甲故仲丁祖乙○

等皆有發言之人各命此太甲及沃丁君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同故以

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同故以

稱伊訓故隨事立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之言不綺反伊尹惟嗣至阿衡以

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

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

宮三年也史錄其伊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

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阿衡至之訓

○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亦云阿倚阿倚也伊尹稱上謂之衡故為平也詩毛

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阿倚也伊尹稱上謂之衡故為平也詩毛

尚書注疏八

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故諟

音是說文理疏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也祇巨支反

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遠于萬

反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反惟尹躬克左右

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疏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之衆○辟必亦反徐甫亦反

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肆嗣王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實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不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不普悲反徐甫眉反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毫西○先見並如字注同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嗣王戒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終其業以取亡○相悉亮反

祖能以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伊尹乃祖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思大明旁求俊彥啓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昧音妹

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訓戒○俊本亦作峻迪大歷反

又自顛覆○越于月反本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于度機釋則中○度以準望言修德風夜思之明且行之

洛反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祖言能循汝

我喜悅○王懌音亦數疏伊尹又言曰先王以味爽之時書大甲不念聞之伊

美無窮○王懌音亦數疏伊尹又言曰先王以味爽之時書大甲不念聞之伊

導後坐以待旦念則行之其憂勤若嗣政又乃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開

為政之敗事當慎汝儉約也德令其儉為德而謹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

度則釋之而放之如民而射也且無猶若人君所當修政教欲發命也當於汝

夙夜思之使當於民而射也且無猶若人君所當修政教欲發命也當於汝

窮之所行若顯如此惟我○以此喜悅昭七年左傳云是善辭言有聲譽於神見歎爽

顯也○行若顯如此惟我○以此喜悅昭七年左傳云是善辭言有聲譽於神見歎爽

言先王身之勤也○於夜味冥之爽明其德既謂夜向晨也釋且云而行之也

美士曰彥釋文○舍人曰國非至美士為○人所言道也○四方求之故言非一也

括有法謂度以未機張省括之則是以望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先省機者

弦發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也後釋王未克變脫伊尹至忠所以不甲性輕

尚書注疏

卷八

八

十一中華書局聚

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

迷狎近也經營惑怪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疏伊尹至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

營於桐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

順也習為不義於立宮則當日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

悔為王徂桐宮居憂入桐宮疏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治不喪禮也伊

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後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禮居憂位謂服治不喪禮也伊

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冕冠也踰月即疏惟三至于亳此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

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於十二期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也如喪服內之吉服舉事實初始故

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啣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嗚嗚是殷之祭冠

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

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

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

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衮而小祥又替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

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

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

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二月七月與孔為異一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月七月與孔為異一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相匡故須君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君須四方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商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王拜手稽首曰予小

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於君而稽首致不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疏傳速召至其身

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

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

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孽災道逃也言天災可避

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孽災道逃也言天災可避

反道胡疏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皆祥漢書五行志說

亂反胡疏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身之類謂之孽孽則

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道

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遠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

穀生朝高宗雖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相避也自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

約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

尚書注疏 八 十二中華書局聚

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

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伊尹

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己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伊尹

拜手稽首拜手首**疏**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

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此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

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頭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

皆先為拜手乃復申頭以至於地至手是為拜手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

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肅拜者與尸

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拜者謂在寡君拜無所稽

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拜無所稽

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

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相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

明君乃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俛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人乃曰俛我后

反**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與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

無罰於我言羨慕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

蕩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

茂音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聰聽德**疏**言傳

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聽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
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災無數○數音亦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伊尹○正義曰

伊尹以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

神相當以誠信亦準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以民所歸無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

神者保一人能誠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直不信者則享其祀難以此三者位

及反注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疏○傳言安至所法

則與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與而小言亡也此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與而小言亡也此

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法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明慎其所與治亂之疏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明言其為大明先王惟時

尚書注疏

十三中華書局聚

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也令善

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

終致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

於始慮終疏慎終于始○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有言

於終思始疏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也言

順汝心必以非道鳴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

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疏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

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

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

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己君

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極其志無限疏傳

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

不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

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邦其永

威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威有一德之言君臣皆太甲純一
疏伊尹作威有一德之言君臣皆太甲純一

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有一德之臣經云任官

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臣言使善臣也

惟賢材左右惟一人是戒太甲使善臣也

之即政之後恐其疏威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

心行得一故以戒之疏威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

不為一經云德惟疏威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

曰終始一經云德惟疏威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

為一德伊尹既復政辟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居桐而伊尹乘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歸其私邑乃

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

知君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太

尚書

注疏

八

十四

中華書局聚

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沃丁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時

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

過已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

遷之說妄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

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

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纂伊尹不

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纂伊尹不

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

罪義當汗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

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

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反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有以亡人不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

○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
此言凡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
湯伐而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兼之
迪有命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敵謂之受天命疏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
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
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
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閉緯候始起假託鬼以有九有之師爰
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革夏正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

以王○王于況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

差德是在天降之善○僭于念反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

之災是在德○僭于念反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

事指一人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

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

至故言天降其實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日

吉凶亦天降也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才而

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

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

于偽反下為同徐皆于偽反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羣臣當和一為易其慎無以輕之

○易以疏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

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

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

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

意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新者日德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

之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

故云官賢才而任之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云○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

也罔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

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字不見故據罔

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

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

順以為臣下難經為善也○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此解○傳其難經為善也○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羣臣當一以心為師○傳其難經為善也○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師主善為師○傳其難經為善也○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哉王言○傳其難經為善也○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事○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民所以自生之則能保安先王之事○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德之王則為祖宗其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廟不毀故可觀德○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明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

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政也○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能使其整齊可以觀政也○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

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

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之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

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

考廟曰穆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

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

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故鄭玄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

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昭

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

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

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配

并高祖已下文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高

之而立四廟庶子亦如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

故立四廟庶子亦如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

祖或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太子悼皇考廟之類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也或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太子悼皇考廟之類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君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狹人有

之人心則下無所自盡矣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既無自至厥功○正義曰

力人君所以成○狹戶反盡徐子忍反注同疏既無自至厥功○正義曰

虛心待物凡爲人主無得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

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

情如在則不肯親上在不得下沃丁既葬伊尹于亳老沃丁以太甲子伊尹既致仕

尚書注疏八

毒反徐咎單遂訓伊尹事功德其所行作沃丁此篇以戒也亡疏沃丁至作沃

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伊尹本三公上篇言

義曰世本紀皆以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卒年百有餘歲

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伊尹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

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

也伊陟相大戊張伊陟伊尹子太戊馬太子子陟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妖祥

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巫咸馬云巫男巫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

也名咸殷之巫也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

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

妖須治之故名篇為咸也伊陟先告於巫咸而後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此篇以戒也亡疏沃丁至作沃

之篇伊尹本三公上篇言

伊尹卒年百有餘歲

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

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

伊陟相大戊張伊陟伊尹子太戊馬太子子陟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妖祥

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巫咸馬云巫男巫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

也名咸殷之巫也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

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

妖須治之故名篇為咸也伊陟先告於巫咸而後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於毒反徐咎單遂訓伊尹事功德其所行作沃丁

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伊尹本三公上篇言

義曰世本紀皆以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卒年百有餘歲

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伊尹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

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

也伊陟相大戊張伊陟伊尹子太戊馬太子子陟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妖祥

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巫咸馬云巫男巫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

也名咸殷之巫也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

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

妖須治之故名篇為咸也伊陟先告於巫咸而後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此篇以戒也亡疏沃丁至作沃

之篇伊尹本三公上篇言

伊尹卒年百有餘歲

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

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

伊陟相大戊張伊陟伊尹子太戊馬太子子陟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妖祥

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巫咸馬云巫男巫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

也名咸殷之巫也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

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

妖須治之故名篇為咸也伊陟先告於巫咸而後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

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乎太戊懼也傳贊告至臣名咸此言

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十朝意者朝亡乎德也傳贊告至臣名咸此言

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咸此言

禮有贊者皆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爽咸子又稱賢父子

臣名為大言必不世也太戊贊于伊陟過自新作伊陟原命陟三篇皆亡伊

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太戊贊于伊陟過自新作伊陟原命陟三篇皆亡伊

太戊至原命二篇則太義曰言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史錄其事而作

伊陟原命二篇則太義曰言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史錄其事而作

臣名而云原命猶如以言畢命也仲丁遷于囂太戊子去毫囂地疏仲丁遷于囂

以原命而云原命猶如以言畢命也仲丁遷于囂太戊子去毫囂地疏仲丁遷于囂

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各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

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

言于其意故序亦是俱于相也囂云于囂在陳留意以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囂蓋

言毀意故序亦是俱于相也囂云于囂在陳留意以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囂蓋

謐又或以河東皮倉縣二鄉是也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傳知也

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毫有祖乙河亶甲遷于皆世本也作仲丁

義河亶甲居相仲丁第相在河北魏郡有相縣反作河亶甲亡祖乙圯于耿

亡河亶甲居相仲丁第相在河北魏郡有相縣反作河亶甲亡祖乙圯于耿

地乃遷都于耿徐扶鄆反馬所毀也疏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圯於相

于耿更遷餘處必云於相地也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于耿也知非圯來

尚書注疏八

十七 中華書局聚

尚書注疏八

向人言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其文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
 古大不辭乎且賣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
 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書相耿四處
 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
 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
 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徙如鄭而不言稍為文便但見義
 仲丁復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遷序當改文見義
 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不經之書未可
 信也
 作祖乙亡
 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臣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八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四古文尚書湯誓第一商書孔氏傳

湯誓第一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商書湯誓曰予則孛易汝蓋古文尚書誓作斲也

商書

伊尹以夏政醜惡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醜作配誤

爲出不意故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出下有其字

戒誓湯士衆

古本岳本宋本湯作其纂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

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贖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

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斐駟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古文尚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改也

葛本同閩本初亦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按史記集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集解引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衆力使不

得事農蓋驪栝傳意非原文也

予則孛斲汝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斲作斲蓋亦古文尚書也

多有夏罪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

君其可喪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君作若案若字是也

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 閩本同毛本非作罪

所以比於日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桀字案有者是也

變置社稷 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浦鏜校從之似可不必蓋改正
易服變置社稷其事相因疏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
端之詞又据疏說湯已變稷唯社未遷明不得有欲字

然而旱乾水益 閩本益初作益後加水毛本作溢

故更致社稷 宋本同毛本致作置盧文弨云可通用

大崩曰敗績 古本崩下有壞字

從謂遂討之 古本岳本宋本遂作逐纂傳亦作遂岳本致證云逐字正釋從
字之義即春秋左氏傳晉師從齊師意也

誼伯仲伯作典寶 陸氏曰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錄其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

自簡賢輔勢

閩本明監本毛本輔作附案附字是也

康誥召誥之類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康作湯

一字足以爲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

謂於會之所

浦鏜云會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

各本予作于案予字誤也

惟王不邇聲色

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

曰俛予后

古本予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

閩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

則唯爲君之道

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

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

懼其凶害

古本害作虐

而桀不改

古本作而桀不改政也纂傳作而桀終不改

尚書

注疏

八

校勘記

一九一中華書局聚

不敢赦 唐石經不作弗

用元壯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壯作牡案牡字是也

浮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浮作孚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 古本無並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

承大美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 古本蔽作弊

乃亦有終 本古亦作元山井鼎曰元古其字○按亦與元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設祀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祠下特設祀禮同

杼能師禹者也 盧文弨云師國語作帥

朕哉自亳 石經補缺哉誤作載

終治四海 葛本同各本治作洽案洽字是也疏乃治于四海同

今緣親以及疎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作令按令字是也

敢有殉于貨色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尚書殉于貨色注云狗干求也凡元應所引尚書注不出姓名者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據孔本此經
殉字古文蓋作狗今文則作殉當以狗為正傳云殉求也宜改作狗干求也

昧求財貨美色岳本纂傳昧作敢按敢字固與經相應然疏云昧求謂貪昧以求之則疏自作昧

親此頑愚幼童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宋本同各本身下有者字

謂貪昧以求之按六經正誤引此文貪作昏致疏上云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此云貪昧以求與上貪求相應貪者必昧故曰

貪昧似不當作昏

則天下賚慶按釋文云賚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賚也疏云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是孔氏本作賴也似當以賴為正賴慶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若作賚慶則費解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桐之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為一節下文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兩句為一節以傳攸行祖攸行合下兩句為一節然疏云王

子止於孝專釋止字之義至下傳乃云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戴美無窮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為一節率乃祖攸行祖攸行合下兩句為一節然疏云王

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蓋已同
今本矣

萬世有辭 古本辭作享

使此近先王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必當改悔為善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悔作過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纂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則我承王之災無斃 各本災作美案美字是也古本丘本宋本纂傳斃作厭釋文有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祇作惟明明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 閩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 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 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為厥亦有以厥為其者後亦不悉校

此至沃丁始卒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

伊尹乃迎而受之政

閩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

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要云亦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九有諸侯

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猶言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

浦鏜云材今本作才

謂卑順以爲臣下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

宋本上訓字作謂按訓字非也

此又觀王修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字是也下觀王重使爲善政也同

論七廟諸多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諸作者案諸字誤也

其文見於記傳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傳下有者字

無得爲廣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得下有自字

晉文請遂

閩本同毛本遂作隧案隧字是也

使錄其事

各本使作史

兩手搯之曰揚閩本明監本毛本揚作拱案拱字是也

時則有青眚之祥宋本之作青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浦鐘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苑作七國家語作十有六國疑六與七近之○

按恐仍當以七十六國為是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字似不可省姑存浦說俟考

三篇皆亡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本國本以溫本同字本昭不前不

本國本以溫本同字本昭不前不

本國本以溫本同字本昭不前不

本國本以溫本同字本昭不前不

本國本以溫本同字本昭不前不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治亳殷民咨胥怨胥相也民

咨嗟憂愁相與紆萬反○作盤庚三篇疏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欲遷居

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將欲遷居

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

再言故班固至于成湯八遷前八後五其言正也此序又并盤庚將治亳殷下

奄遷于殷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序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

亳南殷墟今安陽西有殷墟不可將始宅在河北與古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

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與治不類無緣誤作殷字知東哲不見壁內之書

朝歌則盤庚以水南有殷墟或當餘居之非盤庚也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

尚書注疏九
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釋詰云胥皆也相亦是怨上之事也仲

於此祖乙亦多遷都序無居民怨之此言獨有怨者三徒令則行曉諭之易故無

此言難也民怨之深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而此獨後奢謂民怨上故近

山成俗故焉至陽甲立盤庚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陽甲宮奢既言君奢又

壑隘水泉瀉鹵不可行政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鄭玄北迫近山川自

祖辛已來民皆奢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鄭玄北迫近山川自

民言民奢王肅謂君奢皇甫謐謂民奢皆言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奪下

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有故違上極意云水沈案孔傳無奢後之語惟下篇云今

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云水沈案孔傳無奢後之語惟下篇云今

之極孔意蓋以地名勢滂下又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不可行是故欲遷都必為

奢後也此君名必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不可行是故欲遷都必為

得專輒也盤庚子不盤庚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徒而立之功故以孫祖丁之

謬妄也盤庚二篇未遷時事下既遷後事上解人民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

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既遷後事上解人民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

他義以傳盤庚之名然仲丁祖乙周書等法成王時桓六年左傳云未見



作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王名此解之史記仲乙亦盤庚崩弟小辛始

立傳者以殷時質未諱君名故王名此解之史記仲乙亦盤庚崩弟小辛始

乙復會孫以五遷繼湯乃作盤庚乙故繼之序上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祖乙復會孫以五遷繼湯乃作盤庚乙故繼之序上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祖乙復會孫以五遷繼湯乃作盤庚乙故繼之序上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祖乙復會孫以五遷繼湯乃作盤庚乙故繼之序上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祖乙復會孫以五遷繼湯乃作盤庚乙故繼之序上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祖乙復會孫以五遷繼湯乃作盤庚乙故繼之序上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祖乙復會孫以五遷繼湯乃作盤庚乙故繼之序上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門甲立崩
第祖丁立崩門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
祖辛生祖丁祖丁盤庚遷于殷毫之民不適有居之適之也不欲率籲衆感出矢
生盤庚故爲曾孫盤庚遷于殷別名民不適有居之適之也不欲率籲衆感出矢

言籲和也率衆憂之人出正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
直之言籲音喻感十歷反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

我民無盡劉無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
我民無盡劉無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

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徙曰其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
如我所行稽工兮反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

遷輒遷○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
遷輒遷○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

五邦謂商丘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矧曰其克
毫囂相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若顛木之有由藥昌言今往遷都更求
從先王之烈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若顛木之有由藥昌言今往遷都更求

有用生藥哉○藥五達反本又作枿馬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此新邑不可
云顛木而肆生曰枿音赴又步北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此新邑不可

不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徒欲如此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
徙不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徒欲如此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

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都於此宅領於地所以遷於此者爲
之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都於此宅領於地所以遷於此者爲

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見下民不能相匡以生故
謀而來徙以徒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故
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不
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徒以避害則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不

尚書注疏九
一一中華書局聚

將絕命尚不能知况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我往遷新都更求昌威若顛我
 之木有用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民臣民之命明
 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遷往新都避害則天將絕命亦長內之民命互
 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正義曰此序先毫後殷名中大名殷是亦長內之民命互
 文也○我殷王之命復云正義曰此序先毫後殷名中大名殷是亦長內之民命互
 殷先商其號名徙此而號曰為殷鄭也此兼號為殷而名中不改或稱殷大
 殷先商其號名徙此而號曰為殷鄭也此兼號為殷而名中不改或稱殷大
 是兼商稱之也毫翼大故殷社謂之毫也鄭玄以為商之師皇甫謚以商
 為梁國穀熟縣或濟陰毫縣說既得之不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
 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之不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
 傳和衆至之言○正義曰顧即裕也是寬裕為正和也○傳適之至邑居○正義
 率和衆至之言○正義曰顧即裕也是寬裕為正和也○傳適之至邑居○正義
 ○行殺義曰○孔傳劉祖乙至殺於地○正義曰劉殺今盤庚自欲泉鹹于殷不
 此謂耿義也○孔傳劉祖乙至殺於地○正義曰劉殺今盤庚自欲泉鹹于殷不
 行○行殺義曰○孔傳劉祖乙至殺於地○正義曰劉殺今盤庚自欲泉鹹于殷不
 匡正○以生義又考下於龜今以徙周禮大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困苦○傳
 輒遷○以生義又考下於龜今以徙周禮大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困苦○傳
 也先王所行謂有典法遷敬順天有命不服也○傳先王所行謂有典法遷敬順
 天命如有所行謂有典法遷敬順天有命不服也○傳先王所行謂有典法遷敬順
 不遷也○傳先王所行謂有典法遷敬順天有命不服也○傳先王所行謂有典法
 五邦鄭注○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盤庚意在天命不遷也○傳先王所行謂
 先王遷都不得遠櫛木之毫也○郭璞云晉也○傳先王所行謂有典法遷敬順
 枿餘也○李巡曰枿櫛木之毫也○郭璞云晉也○傳先王所行謂有典法遷敬順

生藥哉此都毀壤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

正法度正其教也○人使汝死之木若棄去毀壞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

有故箴之絕小人馬之所欲箴規直者戒朝疏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

汝等當常用汝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

命即至朝是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

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數為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徒汝臣

之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王命眾悉至于庭疏眾傳

羣臣以詢國遷○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至王庭是羣

臣以王勸民故下民也民不責臣之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法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傲五報反慢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

久老成人共治其疏湯已來諸賢王也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

政○任而鳩反疏湯已來諸賢王也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

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也此言先王謂先世王播告

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播告之王用不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王謂先世王播告

之脩不匿厥指其指○播波鐵反匿之政不匿疏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

告之脩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敬其政

教無有逸豫之言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為聒受之貌起信險

民用大變從化 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為聒受之貌起信險

所說文皆謂云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為聒受之貌起信險

也此傳以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為聒受之貌起信險

言無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 不從我命所舍惡德但

如視懼我耳我視汝情 命教汝汝觀火不肯徒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

含德甚惡不懼我 命教汝汝觀火不肯徒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

不知我拙謀成汝 命教汝汝觀火不肯徒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

過○拙之劣反 命教汝汝觀火不肯徒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

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 命教汝汝觀火不肯徒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

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 命教汝汝觀火不肯徒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越於也昏強

不無徒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

曰千也強疏傳戎大至所有○正義曰戎大暑強越於皆釋詰文孫炎曰昏風

其大反勉疏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鄭玄讀昏

為散訓為勉也與孔遠近謂除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

則有黍稷對上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也此經情農弗昏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

無黍稷對上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也此經情農弗昏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

汝自生毒疏責公卿不能和喻獨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

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乃敗禍姦宄以自

於百官使之樂遷也和不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

災于厥身疏言汝先自災之徒是為敗禍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疏傳羣臣

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民恫痛也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疏傳羣臣

○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

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

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疏言儉利小民尚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

○相時相息亮反馬云視王徐息羊反儉息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

廉反馬云儉利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

于衆疏曷何也責其不請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

可撲滅疏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紹反嚮竹亮反撲音卜反近前近之○燎則惟汝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自為非謀所致疏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自為非謀所致疏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自為非謀所致疏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自為非謀所致疏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自為非謀所致疏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自為非謀所致疏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自為非謀所致疏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自為非謀所致疏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如小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

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為天子制汝短長之命滅恩甚大汝不相教

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徒何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

乃語民云國不可徒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

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衆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

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其衆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

也○傳曷何至禍害○正義曰曷何衆人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

不徙更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

義曰我刑戮汝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

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

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及汝祖舊惟新言人貴

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法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世

選爾勞予不掩爾善汝選也言我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茲予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也古者天子錄汝功臣配食於廟大享丞反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汝自德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疏○遲任至非德
遷則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
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舊惟新言人貴
逸豫同勤勞汝為天子孫宜汝祖世數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
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祖世數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
以此故我有善自祭于先王惡自祖作災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各從汝
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祖作災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各從汝

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正義曰此傳惟順

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

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之不用老成人

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疏傳不用至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

之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疏傳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各長于厥居勉

也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疏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疏傳盤庚至之

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謀自為已下皆

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處勉盡心○疏傳聽從之謀○長丁丈反○疏傳盤庚至之

是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疏傳去其遠近待之如罪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

去起○疏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

呂反○疏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

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

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

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

故以不言賞彰厥生是常無善○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失政之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致我誠○自今至于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疏曰度乃口○正義

傳言以法度 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謀罰及汝 居汝口也 身雖悔可外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為此南渡河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話善言

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 話胡快反馬云告也 咸造勿囊在王庭 皆至也衆

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 作單音同誠也 咸造勿囊在王庭 皆至也衆

無褻慢 造士報反注同馬 盤庚乃登進厥民 使前 盤庚至厥民 〇正義

在早反云為也 褻息列反 盤庚乃登進厥民 使前 盤庚至厥民 〇正義

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 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 不循教者

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 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 盡在於王

庭盤庚乃升其民延之使前而衆告之 具王肅云為此為盤庚發語之目 〇傳

為此至民徙 〇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 王肅云為此為盤庚發語之目 〇傳

言南渡河之法 皆謂造舟 〇正義曰釋詁云 話言也 孫炎曰 話善人之言也 王苦民不

從教必發善言 告之故 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廢嗚呼古我前后罔

尚書注疏 九

六中華書局聚

王不而思故疏傳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徙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為

居而行徙疏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

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也厥攸作視民利

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將厥攸作視民利

用遷其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先王之聞謂遷承汝俾汝惟喜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承汝使徙惟與汝共喜安

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注及下同疏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

共羣用反令力呈反注及下同疏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

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谷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疏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

其志而徙之○顓羊成反疏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

汝衆故為此大從我本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困所

馬云獨也沈直疏爾忱至曷廖○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

林反廖勅留反疏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不

考於古及其有考驗乃自忿怒何所廖差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不

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疏若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

荷不勵以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久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疏○今其在顧

愁之勵以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久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疏○今其在顧

日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他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我自臭敗○穢於廢反是疏當從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

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人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

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我人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

言汝物者必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予迂續乃命于

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迂畜養汝衆○迂五駕反畜許竹反豈以威脅汝乎用

疏傳迂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

汝與先人爵位用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

我至先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

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

勞之勞亦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閱其勤勞而慰

世任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

曷虐朕民於崇重也○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汝萬民乃

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謀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

無道言疏○己失于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欲懼之使從

君成湯必忿我乃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

徙而汝與萬民乃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

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相親比同心徙道言無辭以有解說也○傳崇

古者陳塵乎○正義曰崇重釋文○傳不進至心徙○正義曰陳居之久則生塵矣

進故以生為進王肅亦然○傳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

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然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為明言其見下

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治人共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徒是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汝死○不忠斷丁汝

疏 緩古者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而汝有殘虐民之

反我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棄汝不命

汝救先君安汝違我命之故汝亦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棄汝不命

人○救正汝言汝違我命之故汝亦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棄汝不命

民也○傳戕殘之行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年邾人勞汝鄆子左傳云凡自虐

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戎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年邾人勞汝鄆子左傳云凡自虐

汝徒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訓為也汝今為我養民之官而湯世而云汝者

與祖連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玉亂治也此念我玉而政之臣同於治直吏

言之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玉亂治也此念我玉而政之臣同於治直吏

忍反盡子乃祖先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必言大汝乃告祖湯曰汝貪而刑於

我孫求討不忠之罪○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必言大汝乃告祖湯曰汝貪而刑於

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必言大汝乃告祖湯曰汝貪而刑於

尚書注疏

九

八

中華書局聚

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以爲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其言不念

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言不念

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己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

○傳汝言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祖開道湯也○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不忠鳴

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之長敬我言大憂行

廢之○違于萬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中相與謀念和以

扶問反又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

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也○育

不吉之人當劓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劓魚器○往哉生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以往進於善我乃以疏○呼至乃家○正

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

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難也○事既不易

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不與

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我言也○汝當進進於事

鄭玄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必行之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顛為顛隕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十八年史克云
弗敢失墜隕越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
奪之謂逢人即劫奪解其姦宄也○傳割割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割故割
之事故以長釋詰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善人亦
為割也育長釋詰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善人亦
子孫有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乃長常法而言于此新
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長常法而言于此新
邑言己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長常法而言于此新
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
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綏爰有衆曰無戲怠

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

官以告志腎時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

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疏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

心慰於其腸輪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愴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
腹恐其怖懼故開解一人怨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
怒協比讒言毀惡我總謂都城之內官府如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之
訓攸為所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
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

居豈先不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刺之定其所居知是官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在
定王居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在
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之社王肅云勉立大安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玄云勉立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之社王肅云勉立大安於至大教

致當勉力又案鄭下句爾無共怒予一傳人心是恐其志不從己命此句宜言我欲言腹
汝當勉力又案鄭下句爾無共怒予一傳人心是恐其志不從己命此句宜言我欲言腹
內之事耳公以侯腹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總腸心在腹內腎在足下舉腎腸以配
腹心詩曰公以侯腹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總腸心在腹內腎在足下舉腎腸以配

也之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人以遷徙多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必徙
也之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人以遷徙多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必徙
立善功於無城郭之勞去凶惡之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沈

析離居無安之疏古我至定極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將多惡於前
極徙居為無安之疏古我至定極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將多惡於前
善功於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遷都之意亦欲多前人之居宅
無功於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遷都之意亦欲多前人之居宅

定民極也○傳言以相匡以美則居古先王謂遷都者以前人謂未遷者前
定民極也○傳言以相匡以美則居古先王謂遷都者以前人謂未遷者前
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美則居古先王謂遷都者以前人謂未遷者前
前人之功美故其地所遷亦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此

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遷亦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此
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遷亦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此

防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
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下去凶惡之山也水泉鹹鹵民居新墊之國也言不為之徙即
凶惡之德其徙者是無山下去凶惡之山也水泉鹹鹵民居新墊之國也言不為之徙即
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安之極○正義曰離其居積世無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
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民居宅無安處之極○訓中也不
詩云立我烝民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
莫不得其中為民失中故徙以爲之中也
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冲童

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承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冲童

謙也弔至靈善也○善也非廢謂動謀於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衆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字

遷都大業○**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實扶湯之德○**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祖成湯之德○**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家非敢廢其厚敬之臣奉衆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

善謀者皆欲遷都也○**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遷光者皆欲遷都也○**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徙違失德○**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天福之也○**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言己幼小無知故爲謙也○**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己不自釋也○**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者○**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賁也○**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爲此遷我以爲此遷之中汝等不

尚書注疏九
十中華書局聚

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嗚呼邦伯師

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幾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予其懋簡

相爾念敬我衆簡我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朕不肩好貨敢恭生人謀人之

保居敘欽肩任也我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疏嗚呼至

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勅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

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

衆人安居者我用好貨之而敬用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

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

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伯者此乃鄭之所約孔禮意不然故總稱也師訓爲

衆也此總勅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

是也此總勅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

相訓故尚爲庶幾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

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共爲善政

繩墨焉○傳簡大至衆民○正義曰簡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

○傳肩任至敬之○正義曰委任貪貨之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

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正義曰委任貪貨之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

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不窮困也鞫訓爲窮人謂窮

困之謀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不窮困也鞫訓爲窮人謂窮

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人之詩云式序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

鄭王皆以鞫爲養言能謀養人之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今我既

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無總于貨

寶生生自庸無總皆寶以己位當式敷民德永肩一心長任一心以事君

今我至一心○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

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敢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

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之

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九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五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氏傳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乳蓋古文尚書也孔氏正義本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間存古

字此乳字亦其一也羣經音辨云乳古文尚書治字也準準屬古文亂字也賈昌朝好宋次道家古文尚書故其言如此

而治於亳之殷治宋板殷治作殷地

傳自湯至亳怨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怨作殷案怨字誤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宋板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閩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案南字是也明監本毛本作河自亦誤

大序注云宋板大作又是也

耿在河北宋板耿下空一字

殷質以名篇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纂傳中上二字倒

題篇不自盤庚誥者

宋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正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板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

諸本不重誤也

子門甲立

諸本門皆作開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

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

則當卜稽於龜以徙

毛本稽作考

于今五邦

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斷絕命

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顛木之有由蘖

陸氏曰蘖本又作枿○按枿本作櫛傳寫者從俗作枿耳

有用生蘖哉

古本哉作裁山井鼎曰考疏古文似是

先正其號名

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

毫是殷也大名

案也當作地

或稱殷

宋板上或有稱商三字

不欲住彼殷也 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為正直之言 宋板作故以矢言為正直之言

公盤庚自欲遷于殷 毛本欲作耿是也

劉殺釋詁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彼

大遷考自龜 毛本考自作則貞案所改是也

謂有典法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有行字

即是有所服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

鄭注皆云 毛本注作王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古本由上有曰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古本人作民注同

王命衆悉至于庭 古本庭上有朝字

告汝以法教 古本法下有度字

下句王播告之纂傳之下有修字

蒙上之先纂傳先作文

民用丕變古本用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

起信險為膚受之言閩本葛本同明監本為作僞

善自用之意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葛本含誤作舍注同

予亦拙謀疏正義曰下缺今補彙

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毛本去傲作汝違

不昏作勞陸氏曰昏本或作敬○按正義引鄭注昏讀為敬勉也然則古文作昏鄭讀為敬釋文所謂本或作敬者指鄭讀也

毒為禍患也宋板為作謂

遠近謂賒促山井鼎曰賒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疏本皆作徐

徙奉持所痛而悔之閩本同毛本徙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

闕本葛本明監本請作情毛本情上又有以字按諸本皆因疏而誤不知疏亦誤也見後

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尙可得過之絕之

毛本得過之作刑戮二字

嚮竹亮反

案竹當作許盧文昭云嚮當作鄉是也

減恩甚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減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

宋板以不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爲誤

傳曷何至忽害

闕本同毛本忽作禍是也今改正

遲任古賢

古本下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

葛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掩本文作弁

毛本同案文當作又

作福作災

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古本我下有豈字之

古本不成文理作我豈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爲穩今本不字亦似不穩姑記以俟再考○按浦鏜改乎爲各云從疏校是

亦一說或疑非德上有缺文

可遷則遷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則並作卽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

岳本闕本明監本而言汝作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違命必有罰也

毛本命作我

言故禘禘為小也

宋板禘禘作禘禘

裕嘗禘烝

闕本同毛本禘作裕案禘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

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邇同古本侮上有老字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按今本脫上老字石經脫下老字傳及疏內侮老

疑亦俱當作老侮○按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板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孰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

是侮老之

闕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校本作老侮

雖悔可外乎

古本可上有何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造士報反

毛本同案士當作七

欲用民徙 闕本明監本毛本徙作徒

延之使前而衆告之 宋板衆作教

王苦民不從教 宋板苦作話

行天時也 孫志祖云也當者字之誤

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徙作都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者 者字十行本未刻今補正

盤庚凝其被誤 毛本凝作疑是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迓作御徐氏音訝詳見牧誓

予豈汝威 古本威作畏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文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 宋板無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 案后下十一字複衍

此言湯勞汝先 毛本此作追

汝無能道 古本汝上有罰字

言神將罪汝 宋板同毛本神下有后字

故言下見汝 宋板言下倒是也

勞之共治人 古本人作民下殘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 纂傳父祖倒與疏合

又士良反 案士當作七

古者至乃死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者作我與岳本合

但念貝玉而已 古本念下有具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唐石經纂傳同毛本先父作乃父陸氏曰我高后

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

作丕刑于朕孫 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按顧炎武謂有子字誤王鳴盛

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傳多增字

亂治至其貪 案亂上當有傳字

傳言汝至督之 閩本同毛本言汝倒是也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古本凡下有我字

謂凶人 古本宋板謂作為

言不吉之人 岳本吉作善

我乃以汝徙 古本宋板乃作用

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 閩本同毛本下臣字作當是也

長立汝 宋板下有冢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宋板為上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宋本落下墜下俱有也字浦

詁云隕殞湮下降墜標籛落也又云沈渾隕墜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

刪去越下也字以顛越兩字屬下句

恐越於下 閩本同毛本恐下有隕字

不使得子孫 宋板子上有生字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宋板其里二字間空一字

弔至靈善皆釋詁文

孫志祖云按擇詁無靈善之文

宏賁皆大也

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

讒仕減反

案毛本作仕咸是也

相助慮也俱訓為慮

兩慮字浦鏜云皆勵之誤

無總貨寶以已位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已作求案求字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盤庚第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使百工

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於野得之於傅巖之谿求作說命三篇使攝政相疏宗高

至三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命三篇使攝政相疏宗高

人使百官○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命三篇使攝政相疏宗高

敘其事立崩子武丁立是武盤庚至曰說命三篇使攝政相疏宗高

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

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

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其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巧之官以所夢

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出於山入於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

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總百官是使攝位也說命而始求之疏三篇上篇言夢說

為學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宅

憂亮陰三祀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疏王居父憂亮陰三祀○正義曰言

尚書注疏十

中華書局聚

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陰默至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

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既免喪其惟弗言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除喪猶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為明智明哲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則能制作法則○哲

本又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受稟

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

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良將代我言

言○誥故報反台音怡不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良將代我言

政教○賚力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旁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說

代反徐音來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旁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說

築傅巖之野惟肖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水壞道常使胥靡之

形○肖音笑號寡白疏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為名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為名

北海之洲傳言虞號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傳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

時築傳險則以杵築地傳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

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也

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令傳險姓之號

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傳或如

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推

靡之衣裳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

皆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

言得之傳巖謂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見說案謚言初夢即云姓傳名說又

實事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為相是禮命立以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當

納諫誨直辭以輔若金用汝作礪器須礪力以成利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水渡大

舟楫○朝張遙反○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以救旱疏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

接徐音集音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以救旱疏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

為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疏

啓乃至弗瘳○正義曰當開汝心使人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

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

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開汝或謂之眩郭璞云眩亦通語

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眩憤亂病乃得瘳也切言出於極者言悶極藥乃行

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極者言悶極藥乃行

也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聽○先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己視惟暨乃僚罔不

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匡言

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命修說復于王曰惟

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命修說復于王曰惟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君以諫明直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待命其承意而諫

君以諫明直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待命其承意而諫

尚書注疏十 中華書局聚

之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之任

疏

惟說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

惟此傳說以官高任重乃

進言於王故史特標也

進言於王故史特標也

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

天有五星二北

八宿皆道有尊卑

相正之法言明王

疏

地其天有至設都○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

繫辭云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猶天有日月五星照晝夜猶王官之

伯率領諸侯也

北斗環繞北極

猶天以治也

天子有日月五星行於宿猶州牧

正之法言明王也

都及諸侯國都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故言先立君臣上

下將陳為治之本

言建國立家之事

大夫反治直

吏反下治直

謂樹后至師長

○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始

○王將陳為治之本

謂樹后至師長

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師為名師三者衆所法

亦長人臣也

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

亦通有將陳為治之本

故以師長言之

亦通有將陳為治之本

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將陳為治之本

先舉其始略之

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惟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惟民

豫惟以亂民

之使有治民者逸豫羊慮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惟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惟民

豫惟以亂民

之使有治民者逸豫羊慮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惟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惟民

從又憲法也言聖王降天所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

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以。從。上。為。治。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也。甲。冑。兜。鍪。不。可。輕

教。令。易。用。兵。○。冑。直。又。反。鎧。苦。代。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

反。兜。丁。侯。反。整。莫。侯。反。易。以。致。反。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

非。其。才。○。笥。息。嗣。反。疏。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

省。息。井。反。○。笥。息。嗣。反。疏。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

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冑。直。又。反。鎧。苦。代。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

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

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

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鎧。至。用。兵。○。正。義。曰。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

泰。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整。鎧

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

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之。不。善。則。人。為。背。之。是。起。羞。也。靜。亂

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

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事。也。列。國。之。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

命。受。服。受。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事。也。列。國。之。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

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文。重。而。意。異。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

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

罔。不。休。信。言。王。戒。慎。此。四。惟。美。事。惟。治。亂。在。庶。官。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

其。能。不。加。私。昵。乙。反。是。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不。爵。疏。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

尚。書。注。疏。十。二。一。中。華。書。局。聚

其。能。不。加。私。昵。乙。反。是。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不。爵。疏。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

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

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惟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大夫三年則大

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賢詩序云任賢使能者有禮鄉大夫三年則大

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用之惡德謂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

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疏尚謙讓而憎自取其善

則人不自取故人不與之喪其善則伐善也舜美則人云汝惟不能矜天

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喪其善則伐善也舜美則人云汝惟不能矜天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一事非無啓寵納

是言推而不故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一事非無啓寵納

侮則開寵非其道疏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

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無恥過作非之遂成大非疏傳恥過至大非

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無恥過作非之遂成大非疏傳恥過至大非

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賢詩序云任賢使能者有禮鄉大夫三年則大

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用之惡德謂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

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疏尚謙讓而憎自取其善

則人不自取故人不與之喪其善則伐善也舜美則人云汝惟不能矜天

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喪其善則伐善也舜美則人云汝惟不能矜天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一事非無啓寵納

是言推而不故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一事非無啓寵納

侮則開寵非其道疏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

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無恥過作非之遂成大非疏傳恥過至大非

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無恥過作非之遂成大非疏傳恥過至大非

事神則難之祭不欲數數近廟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疏傳祭不

禮煩亦謂祭祀不欲數數近廟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疏傳祭不

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其美也美

可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

林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

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

盤於高宗之時也大有大篇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

蓋免喪甘盤小乙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將崩受遺政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功及高

宗免喪甘盤小乙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將崩受遺政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功及高

學有甘盤也非但下句言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業既學而中廢

河洲也使其父欲聞高宗從甘盤學也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業既學而中廢

艱苦故使其父欲聞高宗從甘盤學也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業既學而中廢

中可居者曰小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於高宗時舊

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爾惟訓于

朕志言汝當教訓於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

尚書

注疏

十

四

中華書局聚

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羹音庚一音衡鹽爾交脩子罔

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汝教疏傳交非至汝教己也故以交為非一

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立事學於古訓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脩乃來疾其德之脩乃來疏欲學順人乃來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

疾則德自來歸己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道積於其身則惟敦學半念終

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念學則其德之後無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疏惟敦至罔

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進無能自覺其功半於學也於學

不能自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過其惟學乎王成法其長無惟說式克欽承

旁招俊又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王曰嗚呼說四海之

丙咸仰朕德時乃風汝教也仰如天下皆仰我德是股肱惟人良臣惟聖乃成人

有夏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疏傳保衡至之

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太甲時曰保衡鄭箋云

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乃

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

俾必爾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

撻他達反此道左右成湯功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惟

至。大天無能及者君食須賢治賢須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后非賢不义惟賢非后不食君食須賢治賢須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耳不聽之異雉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

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疏高宗至之訓○正義曰高宗祭其太

耳而雉鳴其臣祖己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

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雉鳴○正義曰經言彤日

有雉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禘裕與四時之祭

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以思不睿各妖異焉野鳥不應入室今乃

傳云視之孽不則有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則有介蟲之孽言不從時則

有毛蟲之孽不則有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則有介蟲之孽言不從時則

以耳行野鳥居鼎耳象不聽也漢書五宗廟志敬也鄭云鼎三公象也

其耳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為政雉雖小異

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傳是所以訓也○義曰名高宗之訓也訓高

宗也此動雉乃鳴而雉其頸○傳是所以訓也○義曰名高宗之訓也訓高

之所訓終始異分相為二篇肆命此後發孔歷其故於伊訓之別為之總諫此高宗之故訓名

因序為傳文便作傳者此訓也高宗彤日釋音亦字又祭殷曰彤云又祭也○

彤夏曰復昨疏傳祭之至日○釋義曰釋音亦字又祭殷曰彤云又祭也○

祭之明也又祭於爾雅曰祭之至日○釋義曰釋音亦字又祭殷曰彤云又祭也○

康成注詩覺驚云祭地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惟先格王正厥

此見言其事而私訓自王史錄其先世以爲訓之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正義曰格訓

修德以乃曰其如台其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怡故乃復曰天道嗚呼王司敬民罔非

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所也數以祭王入其言不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

服罪改修之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疏嗚呼至于昵入王意又數

遠昵昵近也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疏己恐其言不昵入王意又數

而戒之嗚呼王當繼天行之當謹敬民事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

其事為常王當繼天行之當謹敬民事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

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也釋詰云即兄也正義曰釋詰

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主當敬慎民事義同烝

民不能自洽自立也君以主之是王悅尼而來遠是尼為主當敬慎民事義同烝

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

牲宗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由豐

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雉修以從禮成湯廟鼎之異

殷始咎周咎惡○咎其九反馬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黎力祖伊恐己

後賢臣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西伯戡黎第十六

西伯戡黎戡亦勝也以此戡訓刺音柏戡音甚反勝詩證反疏殷始至戡黎○正義曰

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言殷人將滅而勝黎其邑故事也西伯

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以勝辭云無咎見善釋其過也

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善釋其過也

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又毛傳云皆乘陵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也

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邗三年惡周故鄭曰伐邗密五

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邗三年惡周故鄭曰伐邗密五

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前始言惡周故鄭曰伐邗密五

不須伐犬夷三伐皆勝未見惡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爾則曰伐邗密五

所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惡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爾則曰伐邗密五

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無諡是後明能先覺知之賢臣後賢臣無正則曰伐邗密五

曰外書傳皆呼為紂即紂音亂之改易辛耳本紀云帝乙崩號曰紂受

是為帝辛天呼謂之紂即紂音亂之改易辛耳本紀云帝乙崩號曰紂受

德殷時未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與孔大勝也云殘義曰勝善曰

紂殷時未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與孔大勝也云殘義曰勝善曰

詰文孫炎曰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近王附之諸侯在巨黨東北疏西伯戡黎

鄭玄云西伯為二公總治之岐伯為雍州伯也文在西故曰西伯黎王肅云王

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岐伯為雍州伯也文在西故曰西伯黎王肅云王

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有明二傳云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一

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紂分有率一

州牧也且言西對東為漢之上黨郡而稱西伯也蓋同紂都朝歌王曰

近王至東言西對東為漢之上黨郡而稱西伯也蓋同紂都朝歌王曰

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圻內所諸侯亦無文也祖伊恐奔告于王曰

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諸侯亦無文也祖伊恐奔告于王曰

尚書注疏十 七 中華書局聚

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

于況反注疏傳文王至為周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威有將

王之故云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至人以事觀殷大龜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

觀殷大龜有神靈逆考之皆無知大龜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非先王不相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用自絕於先王孫○以王淫過反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以紂自絕於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

反洛疏俱是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

天亦棄之亦者祭先王絕然後天與先王棄之也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

雖以天子之尊祭則鬼神享之今紂既自得安食於先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

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擊今王

其如台擊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疏傳擊至

早殺之正義曰擊至同音者何擊為不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

其如我之所言以王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所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祖不信故審告之也

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

天誅乎○參七南反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

馬云參字累在上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錯七微子作誥師少師○告少師而去紂

曰殷紂既暴虐無道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知紂必亡以作誥者已言微子作誥以

可知而省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以義故為亂也不可知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為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為惡

惡大故舉此以微子見惡之極耳以微子為紂內國名子爵疏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以為微國在圻

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

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子若非大臣則無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假憂紂亦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也傳云紂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千微子以紂距諫知其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我祖

必亡順其事而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酒

後世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外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內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內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六卿典士相師

有辜罪無乘常得中者○度如字小民方興相為敵讎為敵讎言不和同○讎常周反今殷其

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淪音倫徐力允將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

殷遂喪越至于今於言遂喪亡於是至疏順微子至于今○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

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之

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惟用沈酒必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

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人辜乃無一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外小

方喪亡言不復久也此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必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

○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干

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惟司馬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不

家九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或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

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隕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父師

小人老而無子，知不濟於溝壑矣。王肅云：隕溝壑言此。隕之義如左傳也。父師

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

酒。四方化紂為亂，是天毒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其者長。舊有位人言：起沈酒上不畏

故。○拂扶老之長，致工口反。賢不用其教法，紂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

容將食無災。地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

而取曰攘，地曰祗。犧許宜反，音全。降監殷民，用義讎，斂召敵讎，不怠。所視股民

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斂。○讎如字，下同。

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劍

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於一法，紂故使民

之者。○瘠在無益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一欲無臣字。諫紂我舊云

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子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

宗廟乃隕墜，無主。○舊云：馬云：言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獻達于先王，以志人自道

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且反。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獻達于先王，以志人自道

清謂潔也。作我不顧行，遯之道。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徐仁明君子。疏至行

遊○正義曰父師亦順其而報化之皆起而沈今天酷毒於酒不此昏虐之
 以荒亂之邦國既沈而四方微子曰王沈天酷毒於酒不此昏虐之
 皆自放恣人今殷民乃上攘竊祭神祇之犧牲違用民通容之長與舊之無爵位
 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上攘竊祭神祇之犧牲違用民通容之長與舊之無爵位
 罪之者讎怨大祀之道也言重賦傷民言政亂甚為我視殷民所食既為治
 者民皆讎怨大祀之道也言重賦傷民言政亂甚為我視殷民所食既為治
 重賦又急身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多乃召敵讎不救之者上各有罪合
 於一賦又急身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多乃召敵讎不救之者上各有罪合
 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於外喪滅我無所病而臣僕言於帝乙欲立事他人必欲
 諫取死也我起而受其敗商於外喪滅我無所病而臣僕言於帝乙欲立事他人必欲
 乃病傷子不得立為王則各宜終行其志若人子各出則先王宗廟不墜行無
 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宜終行其志若人子各出則先王宗廟不墜行無
 遊之事明云期與師俱死○傳必死然則箕子○正義曰諮二生而身若人若人若
 省文也鄭云期與師俱死○傳必死然則箕子○正義曰諮二生而身若人若人若
 不既顧行明於必死然則箕子○傳必死然則箕子○傳必死然則箕子○傳必死然則
 安得默而不顧行明於必死然則箕子○傳必死然則箕子○傳必死然則箕子○傳必死然則
 子為王則呼師非王是紂也○王紂之微耳若命有文也○傳天至如
 何正義曰荒殷師非王是紂也○王紂之微耳若命有文也○傳天至如
 毒下災也○以微義云若何此沈沈之意故言四方化紂生紂為亂本於天言
 起至紂故○以微義云若何此沈沈之意故言四方化紂生紂為亂本於天言
 也民所當畏惟天與人在故知二紂者無所畏賢人違戾者長與
 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用其教紂者無所畏賢人違戾者長與
 傳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同文則禮云天類以犧牲祭也○因自來
 而取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同文則禮云天類以犧牲祭也○因自來
 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也○因自來
 具也故體完曰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因自來

則用者蓋之實謂黍稷稻粱盜云器實曰用謂案威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
 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總盜而食之大宗祭之無物少皆重為盜而無罪言政亂
 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而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傷民既傷矣則治者謂
 下視已下懈怠○治民之官也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傷民既傷矣則治者謂
 卿士視已下懈怠○治民之官也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傷民既傷矣則治者謂
 為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亟行暴虐亟急也○行暴虐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傳商其至於道○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
 我與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則己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豫言
 殷滅之後言己死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豫言
 為臣僕必欲以己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為死耳我教王子能與合人
 於道保全身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
 主○正義曰刻者傷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
 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為父欲立微子蓋謂請立而帝據
 法而爭曰有妻之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紂為父欲立微子蓋謂請立而帝據
 乙不聽今追恨為事○久知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蓋謂請立而帝據
 子不得立則宜為後○久知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蓋謂請立而帝據
 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處或歸於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
 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
 異而同稱仁者以
 其俱在憂亂寧民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為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引此得作尋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 閩本明監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經下有營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纂傳屬作屬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默也 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杜預奏議中引尚書傳亮信也陰默也臣初疑之久矣今得古本乃知注疏諸本脫三字也

○按傳例已釋者不再見亮之為信已於舜典釋之矣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字杜預在梅顛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井鼎之說殊謬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喆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古本罔作亡罔不同心同令石經補缺誤作命

惟恐德弗類 葛本閩本明監本纂傳同唐石經岳本毛本惟作台

遂令傳險姓之 宋板令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 宋板曰作且

若藥弗瞑眩藥石經補缺誤

先使人瞑眩憤亂浦鏜云憤當憤字誤也此因彼而誤○按上云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言

猶王官之伯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之作宗

師長之言亦通有宋板有下有土字

憲法也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脫上截四十二字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

以從上為治疏傳憲法至為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於法天

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而有升

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

同之於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

經傳之無錯與兜鍪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為背之宋板為作違是也

官不全其賢案全當作至今改

是言推而不言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恩以寵臣

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

浦鏜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

宋板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

古本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毛本難作艱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亦作煤

鹽鹹梅醋

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

毛本曰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陸氏曰俊本又作駿

故此為解

浦鏜云此為二字當誤倒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古本辜作罪

功至大天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闕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大作于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 浦鏜云訓道二字疑誤倒或以訓二字倒○按下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倒明矣纂傳道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永有不永 史記集解謂下有其字

天道其如其所言 葛本闕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次其字作我

祀無豐于昵 按羣經音辨尸部云昵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昵又女乙切考疏引爾疋亦是昵字疏又云昵與昵音義同此但明昵昵同字非

經文作昵

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按史記注固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允德為嗣 諸本德皆作得德字誤也

卽兄也 諸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譌

自立君以主之 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古本始初作亂後改作始按亂當作亂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 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弼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柏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西北對東爲名 諸本北作伯閩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淫過戲迨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迨作怠毛本作逸

以紂自絕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

動昔違法 宋板昔作皆岳本作悉案悉字是也毛本不誤

大命不摯 命下唐石經旁添胡字陸氏曰摯本又作藝○按說文作藝引書云大命不摯據說文則胡字不應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

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入也

反報紂也 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 古本天上有在字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辭

交錯是渾亂以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

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浦鏜云卿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卿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底遂陳于上

古本底作致

又為姦宄於內外

閩本葛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倒

其為敵讎

閩本葛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涯際

古本涯際作津涯

傳父師至而言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言則作疏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

浦鏜改作比干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

宋板欲作或

不解怠

岳本葛本宋板正嘉本閩本纂傳解作懈毛本作解與此同按釋文云解佳賣反是解讀為懈非字作懈也通志堂本解作蹊恐此是古

我罔為臣僕

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蹊恐此是古本作蹊後折為二字釋文所云一本是也

我乃顛隳 古本隳作隕

我久知子賢 古本我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

宋板闕本同毛本者
民二字倒盧文弼云

民字衍文是也

安得默而不呼 毛本呼作言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第十七

論天公... 此句...

交... 此句...

以... 此句...

此... 此句...

尚... 此句...

此... 此句...

此... 此句...

此... 此句...

此... 此句...

此... 此句...

此... 此句...

此... 此句...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

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

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

津地也作泰誓三篇渡津疏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

名也乃退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復往伐殷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

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復往伐殷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

我稱文考王享國五十年至以嗣位至卒非徒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逸年息歸周者四十年至以嗣位至卒非徒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元訟至九年而卒至以嗣位至卒非徒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九年而文王卒至以嗣位至卒非徒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九年而文王卒至以嗣位至卒非徒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三月大祥至四月禮云觀兵故今泰誓亦云四月武王觀兵也知

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崩十三而終計其終年王

伐紂知此十一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

尚書注疏十一 中華書局聚

哀平之世經典無焉受命之未年有孔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
 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文但彼卒此受命七年而崩武得與陳前事云
 亦以斷虞茂之訟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十一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君亦至孟津也○傳十一年正月至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
 諸侯予紂之發心于邦君亦至孟津也○傳十一年正月至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
 此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經言十三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河朔知
 以略而接十一年春正月以觀兵至而略也午是二月八日誓則推而有春
 故略而不言年春正月以觀兵至而略也午是二月八日誓則推而有春
 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
 之事云惟一月朔矣此序數之知戊午是二月初八日也二日也二日也二日也
 成此月辛卯朔矣此序數之知戊午是二月初八日也二日也二日也二日也
 而應乎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然則改正朔必自武王始矣武王命乎天
 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必自武王始矣武王命乎天
 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氏以正月改正朔必自武王始矣武王命乎天
 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與春實
 言文王生稱義或然也易稱文王受命無二王朔布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
 禮記大傳云稱王已改正朔則大事也既而退王得大勳未集卒父業也
 是追為王何謂得為文王身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晉世有王初俗謂周正也公羊
 傳曰王孰謂文王是當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晉世有王初俗謂周正也公羊
 取正也春秋制文王是當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晉世有王初俗謂周正也公羊
 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是當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晉世有王初俗謂周正也公羊

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

實也○傳渡津乃作孟○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

津謂之孟津言師渡皆河津北乃作分三篇耳上篇未次時然則中篇獨言春

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津北乃作分三篇耳上篇未次時然則中篇獨言春

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數則明時有太常侯孔明各為首引之故從

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數則明時有太常侯孔明各為首引之故從

也與安國書云惟聞尚書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為信然不知其有

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為信然不知其有

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無期同時不

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鵬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

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于克疆取彼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引曰泰誓曰我武惟揚于克疆取彼武惟揚于克疆取彼武惟揚

罪于湯有光孫引泰誓曰夫受禮記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于克疆取彼武惟揚于克疆取彼

云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復得悉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高祖云武亦

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屋流為鳥周公曰復也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舟有火入于屋流為鳥周公曰復也

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時已傳之矣李顯集注尚書於僞泰誓而存之每引孔

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僞書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

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今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

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今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

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泰誓大會以疏傳大會以示孟○正義

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泰誓大會以疏傳大會以示孟○正義

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泰誓為篇名也泰誓大會以疏傳大會以示孟○正義

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

尚書注疏十一 一一中華書局聚

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惟十有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侯及諸戎此會中之孟春○惟十有疏○正義

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誓故言以師畢會而下篇王更詢師故言大會誓衆故言大

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

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黎微盧彭

濮人知此大會謂三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

咸劉正月建子之月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治冢大御

諸侯親之稱大君無不皆明聽誓疏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

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及

皆總戒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地所謂父母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及

萬物皆天地人生之故謂天地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

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

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養地是萬物之

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

以數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為衆民父母○大君

反丁但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涵冒色敢行暴虐敢行酒嗜酒冒亂女辜

也說文云剗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剗去是則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

之惡心有忠夏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

時諸侯或叛紂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

手不能勝紂怒已以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

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

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

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

其胎即引此為劊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

命文王敬行天罰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與諸侯觀紂政之善

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與諸侯觀紂政之善

惡謂十一年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言紂改也

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言紂改也

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

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全反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

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

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紂別言遺厥先宗

廟弗祀遺棄祖父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乃曰

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乃曰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北民○懲直承反爭鬪之爭天佑下民

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師以教之○為于偽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助當能

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疏

相息亮反○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疏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正義曰衆

民無罪不自治立君以治之遠其志而不伐之意○傳言天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

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傳當能至天師又教之故言天愛下民為立師謂君與民為

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師又教之故言天愛下民為立師謂君與民為

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

之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

德度義力優劣則有德者勝○德則兼義者強撥○疏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

動合自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

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

見示勉以力而戰之道令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言欲同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

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

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

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祭社曰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

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類疏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

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毛

詩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

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己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

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天矜于

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眾致天罰於紂也

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民同言天除惡樹善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

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誓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既誓而

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宿為次此次直

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

紂相去纜六日耳是今日次於河旁也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王乃徇師而誓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泰誓中第二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疏傳徇循至西土

疾也此誓總戒眾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

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今商

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行播棄。犁老昵比罪人。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不

逃之小人○犁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疏傳。給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

比毗志反。給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疏傳。給背孝老壽也。舍人曰。給背

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給魚也。孫炎曰。耆稱梨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

皮似給面色似梨。故給背之耆。稱梨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

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淫酗肆虐

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非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化過之。言縱虛以酒成惡。付反。疏傳。過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

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醜。醜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

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

業反。籲音喻。疏。朋友至。朋黨共為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

穢於廢反。喻。疏。朋友至。朋黨共為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

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下。假用上之權

命。脅之更。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

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

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惟受罪。浮于桀

浮於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惟受罪。浮于桀

過疏。又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水浮者。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

尚書注疏。十一。五。中華書局聚

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

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民日

桀皆無之是有紂罪過於桀也而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

之喪息浪疏傳是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

反長丁丈反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

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

大也以諫輔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

此者以殺害人為惡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罪過於桀

○己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同其視紂罪與桀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

音紀死合誅之罪天其以予乂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言

過死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言

夢與卜俱合於美善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

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

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

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民日

桀皆無之是有紂罪過於桀也而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

之喪息浪疏傳是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

反長丁丈反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

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

大也以諫輔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

此者以殺害人為惡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罪過於桀

○己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同其視紂罪與桀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

音紀死合誅之罪天其以予乂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言

過死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言

夢與卜俱合於美善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

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

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
畢公榮公太顛閔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
故謂我佐理之臣共滅紂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
能同我武王之欲共滅紂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

人焉則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天散宜生南宮括也
文母則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天散宜生南宮括也

於周但辭有激發旨不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
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

言天因民以視聽多不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
誅之○惡鳥路反一音如字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己能無惡於民之

民之過予一人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己一人之
皆謂天下百姓懷懷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紂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兵取之伐惡之道張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
今朕至有光○正義曰疆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我之惡

事惟於此舉之○正義曰疆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我之惡

○正義曰張設矣湯惟放逐我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

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也言我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

無鍾也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執勗非敵之志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

鼓也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執勗非敵之志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

尚書注疏十一

六中華書局聚

篇注疏最哉至非敵也○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

矣○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誓之以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

輕敵故今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不寧執非敵

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摧其角無所容頭○懍力甚反

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虛危懼不安若崩

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永世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

長丁丈反已音疏既傳是至已上○正義曰師畢會此篇最在後為文亦

以時掌反音疏既傳是至已上○正義曰師畢會此篇最在後為文亦

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遠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

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

師之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

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

從上而下至百夫長已上而止知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天

道其義類惟明疏傳言天至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

言王所宜法則正五常皆在於天有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類惟明言白

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類惟明言白

違天之事言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惰不敬天地神明慢不行大為怠

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惰不敬天地神明慢不行大為怠

疏傳輕狎至神明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

行法天不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

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

也禮云毋事不敬傳舉天地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斲朝涉之脛剖

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斲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剖而觀之朝涉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乃代反耐疏傳冬月至之甚斲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

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斲而視之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遂剖比于觀

言天

有明

序人

明白

王

商

王

受

狎

侮

五

常

荒

怠

弗

敬

惰

不

敬

地

神

明

慢

不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怠

慢

行

大

為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疏至郊婦

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祀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

同但技據人身巧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

指器物為異耳反疏死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爾其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

路疏死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爾其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

反疏死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爾其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

罰○孜孜勸勉不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

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言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

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殺牛既反疏傳迪進至之

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

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各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

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威之鳴呼惟我

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惟我有周誕

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

天下故天佑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疏傳若

罪我之無善之致紂傳若

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千

車聲近舍也韋昭辨名云古皆尺虎賁三百人其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

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虎賁三百人

尺音證反稱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作至母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

疏于武商郊牧誓之野將戰之時王以設戎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與戰

全數即正義曰孔長一人與戎車同於誓時所呼有車之法因謂

虎賁一稱爲兩詩云兩牙屨是車類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

兩隻亦稱爲兩詩云兩牙屨是車類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

有七人二略六百而不言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萬一車七

十二人又云禮大司馬法天子載六軍出以百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惟七

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於四并爲甸

布陳之時則依左傳云鄉法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

尚書注疏十一

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一車有卒伍二人傳戰于縑葛杜注云車二

兵既至時配車而戰孔雖舉七十分散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車當更

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者欲見敵實長一車正義曰周禮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

百夫長故孔為說○者傳勇士至敵實長一車正義曰周禮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

驍勇八百人為虎賁○者傳勇士至敵實長一車正義曰周禮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

經之百夫長也時甲子味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爽未旦

云皆百夫長也時甲子味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爽未旦

疏有傳不是克至早且○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馬云昧爽未旦

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知之意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

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發端即味爽之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三約近郊

蓋雞鳴後也為下朝至發端即味爽之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三約近郊

地名與紂戰○夜陳直刀子朝發端即味爽之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三約近郊

誓將與紂戰○夜陳直刀子朝發端即味爽之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三約近郊

出何禮也言至于商郊野武王之牧是郊野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外曰

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野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外曰

到退將野誓故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兩是癸

誓衆將已布陳故甲子朝而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黃鉞以

苦飾之○左杖直鉞反鉞音越本又作戊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

他歷疏云越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各天鉞廣雅反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扼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逃遠釋詰文王曰嗟我友邦

不誅殺也把旄何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誓戰者疏傳治事至

冢君同志為友言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誓戰者疏傳治事至

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

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壘壁以營軍是指誓

戰者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亞次

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亞次

也。衆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詰文

氏。衆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詰文

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

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

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帥

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玄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帥

傳帥卒帥○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類反下同○帥

皆上士以師帥○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類反下同○帥

長亦可以稱師帥○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類反下同○帥

長意與孔同順師帥○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類反下同○帥

擊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庸名羌在江漢之南疏傳八國至之

九州之外夷大則東夷西戎蠻夷北狄屬文王庸名羌在江漢之南疏傳八國至之

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庸名羌在江漢之南疏傳八國至之

也文王國在於西故先解羌云羌在蜀劉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

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蜀劉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

尚書注疏十一九中華書局聚

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

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與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

焉遣叟兵五千入助之是蜀夷有各叟者在東蜀之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

與百濮伐楚遂滅庸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比徐扶志毗志二反也

是庸濮西江漢之南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比徐扶志毗志二反也

又音允反疏傳稱舉至干楯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

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長短雖異其形制

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制

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短人執以舉之王曰古人有言曰牝

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雞無晨類言無晨鳴之道反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雄鳴也喻婦人知外事則代

亡○索疏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

西各反牝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索居則索居爲散

走曰牝牡而此言牝者毛雌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

婦人知外事而此言牝者毛雌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

怨樂不離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爲重刑辟爲炮烙之法百姓

行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

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興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丹姐己惑紂信用之○姐

政舉此言者對國耳將陳紂罰由婦言即舉其古矣婦人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

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罰由婦言即舉其古矣婦人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

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丹姐己惑紂信用之○姐

傳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

而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

怨樂不離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爲重刑辟爲炮烙之法百姓

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昏棄厥肆祀弗荅昏亂肆祀不復當也亂棄其

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昏棄厥肆祀弗荅昏亂肆祀不復當也亂棄其

又復扶疏設昏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合相當之事故荅爲當

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此三言之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疏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傳王父至以道疏王父是祖也紂無親

稱弟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謂同母之弟亦棄別生者必棄矣舉

以道經先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疏言紂棄其賢臣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事

也用爲卿大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疏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

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疏今予發惟

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疏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

一疏傳今日至一心疏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

心也疏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疏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多則六七以爲例疏傳夫子至爲例疏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

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戈牙也最哉夫子尚桓桓武貌

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最哉夫子尚桓桓武貌

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桓武志也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

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豹○疏○人曰豹執夷○正義曰釋獸云郭璞曰一狐其子穀舍

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疏○人曰豹執夷○正義曰釋獸云郭璞曰一狐其子穀舍

屬弗牙克奔以役西土○疏○人曰豹執夷○正義曰釋獸云郭璞曰一狐其子穀舍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敵汝身有戮不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之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桃林識其政事

殷家政教善作武成文武事功修疏○兵伐紂放牛馬為獸記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

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疏○往紂放牛馬為獸記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

然在野之獸獸以野澤為家故言歸馬○傳記不識至為法○正義曰紂以昏亂

而滅前政有者故訪問五分家土惟三識事武成文王受命有商疏武成

以爲治國之法多往及諸侯大集爲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大一統未集述

命于周史敘伐殷之無事也神予至名山大川言承父祖之意告陳

紂之罪也自開建業之道至無事也神予至名山大川言承父祖之意告陳

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無事也神予至名山大川言承父祖之意告陳

述作之體案紂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文義不成非

申己贖禱此祖云無作神羞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未訖且豕君百工初皆受

以命王當福不以戒之大聚百官惟禱應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惡之禱勸

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辭而己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惡之禱勸

不次耳或有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之合有言簡編斷經失其本所以辭

錯亂磨滅不可復見在諸事亦容脫錯文但此篇首尾具足取文

爲之作傳恥云有復見在諸事亦容脫錯文但此篇首尾具足取文

命有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故本於文王鄭云著

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故本於文王鄭云著

武道至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死魄○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

月始生魄然貌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三翼日行也武王伐商二月

十八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

渡孟津乃偃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

也所都乃偃武修文

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尚書注疏十一

十二中華書局聚

野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反

又復扶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桓邊音邊上時掌反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山川先祖後疏功成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祖廟告天時日說武

郊自近始疏功成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祖廟告天時日說武

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

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

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

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

謂四月三日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成也

日庚戌柴望二月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於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也

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

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

周廟與此經不武同彼焚書之僞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庶國祀於

鄭玄云武成本其逸書建武之際亡時彼僞武成也正月傳是建子之月殷○正義曰將

言武成遠本其始說伐紂時一月武成也正月傳是建子之月殷○正義曰將

野示天下弗服

又復扶丁未祀于周廟

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

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桓邊音邊上時掌反

山川先祖後

郊自近始

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

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

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

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

謂四月三日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

日庚戌柴望二月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

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

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

周廟與此經不武同彼焚書之僞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庶國祀於

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始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

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命於周於此時始為生魄但不知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之順其祖業歎美惟先王建邦啓土祖稱先王疏先傳謂后至

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先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章昭云王之先王故稱先王頌亦以契為玄

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會先人之業疏傳曰始封於郟故言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會先人之業疏傳曰

周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

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厚先人之業百姓懷之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勤立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績統其業乃

同功疏商傳大王至王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

侯順之是能繼統大王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德之我文

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疏邦

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惟九年大統未集

言諸侯歸之九年疏傳言諸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

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傳致商至川河

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

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傳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

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大互言之耳周曰惟有道曾孫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大告天社山川之辭○疏曰惟有道曾孫周公爲民除害以紂

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稱

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逆天也逆天

己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今商王受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逆天也逆天

害民所以爲無疏言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闕人在其間以獸草木皆暴

道○烝之承反疏言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闕人在其間以獸草木皆暴

絕之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逃主萃淵藪澤言大也萃在醉反藪素口反藪苦回反窟故云

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數澤萃淵藪數澤萃淵藪數澤萃淵藪數澤萃淵藪

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五日

日行八十里所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銷水使膠鬲侯周

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日之王曰將以攻薛子也膠鬲曰然願西伯去而報命於紂而

敷也將之殷膠鬲曰卒病請休至王曰吾已然則本甲子報其主矣吾兩而

兩甚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商郊則命兩是遠行也周語云

行所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商郊則命兩是遠行也周語云

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兩是雨止畢陳乃有雨命兩是遠行也周語云

昭云以兩者天夜神人陳未畢而兩是雨止畢陳乃有雨命兩是遠行也周語云

傳旅衆至萬戰以距武旅衆雖釋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言威多也本紀云紂

發兵七至萬戰以距武旅衆雖釋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言威多也本紀云紂

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至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

有敵我之心故自攻紂衆至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

也孟子云信書不如浮漂杵也言武成取也三策而己斷木為杵掘地為白是以至仁

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言武成取也三策而己斷木為杵掘地為白是以至仁

器也一戎衣天下大定言與衆同心著戎服而成功乃反商政政由舊反商先惡王

善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人紂所貶退其閭巷以禮賢疏皆傳

政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也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

武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也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

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也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

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箕子為之奴是紂之官是奴役之周禮司隸

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各所退處於私室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

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爲敬各說文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

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

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

尚書注疏十一

十四中華書局聚

大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

曰非也視其為人忻休休志在除賊是聖天子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

喜顏色相副是以知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紓所積之府倉皆散反疏所傳

貧民○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紓所積也周本紀云命召公臺鉅橋子

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闕天封比閭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

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

世追論以錢為高千尺則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之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泉為

也錢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價側界反調音仁

周本亦疏傳施舍至服德○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

謂周有施惠舍勞役也○責止逋責也○五年歸粟於蔡以調急矜無資也杜預

也帝言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天下皆悅侯服民

咸況存者乎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其復籍之王之於人也亡者猶表其

歸其父母况復徵列爵惟五爵即所識政事而法之分土惟三方百里伯國七侯

里子男五服之事也列爵惟五爵即所識政事而法之分土惟三方百里伯國七侯

疏

未傳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殷法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古本作尚書卷第六古文尚書泰誓上第一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卷第十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渡津乃作 古本津上有孟字

至嗣位至卒

正嘉本閩本同宋本上至字作則明監本毛本作自山井鼎曰宋板為愈

正言一月

宋板正作止

武成所以解一月者

宋板解作稱按解字非也

王無二王

宋板上王字作主毛本作民案民字是也

於孟地置津

宋板於上有是字

又云八百諸侯

按又字疑當作文

至五以穀俱來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五二字倒

古文泰誓伐紂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事上有時字

泰誓

王應麟困學紀聞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

○按疏云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夫太子太宰古通作大無作泰者則泰誓當作太誓明矣字雖為大音則為泰後人遂誤為泰據唐石經作泰則其誤固在開成之前

惟十有三年春陸氏曰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依序文輒改

惟宮室臺榭陸氏曰榭本又作謝按古无榭字

使不流洫宋板洫作溢按洫字非也

謂不服采飾閩本同毛本不作依按所改是也

是則亦剗之義也宋板剗作剔是也

父業未就之故岳葛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父作功

故我與諸侯古本無故字

計當恐怖宋板同毛本計作紂

是我與討同罪矣毛本討作紂是也

底天之罰古本底作致

與民同古本下有欲也二字

王乃徇師而誓 石經補缺徇誤作循說文云徇疾也按依說文當作徇

我聞吉人為善 古本聞作聽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 岳本竭作渴與釋文合下並同按說文漱欲飲也渴盡也竭負舉也今人多亂之此渴字本當作漱從俗作渴

盧文弼校釋文以爲當讀如渴葬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竭俗本既誤作竭併釋文渴苦曷反改作竭巨列反謬甚

故曰力行 古本下有無度也三字

播棄犂耜 古本犂作黎注同

物在水上謂水浮 閩本同毛本水作之案所改是也

日亡吾乃亡 案乃亡下脫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凡三十字閩本明監本同

毛本補入與宋本岳本合

以殺害人爲惡之大 閩本同毛本害作善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夢精二字互誤

子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臣字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十有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公二十

有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泰誓左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旁增臣字襄公二十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

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予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

太公召公 纂傳召公在太公上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纂傳少作多按纂傳蓋據朱子論語集注孫志祖云論語集注作多仁人蓋沿邢疏之誤孔氏正義云明多惡

不如少善則為少字無疑人下古本岳本俱有也字按岳本讀不如周家之少為一句仁人也為一句文義甚明益知少字不當改作多

此於湯 毛本此作比所改是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斲朝涉之脛 古本斲作斬

剖賢人之心 古本剖作割注同

作威殺戮 古本威作畏下作威同

二者大同 纂傳大作本按本字是也

乃汝世讎 顧炎武曰石經誤世作誓○按今本唐石經乃汝讎三字皆係補缺惟世字作廿尙係原刻顧以爲誤作誓非也

明著岐周 古本宋板周作芻盧文昭云芻即衆字從三人後人不識妄改爲周○按从音吟非衆字也後人誤會人三爲衆之說遂以衆爲衆

然相沿已久此芻字當如盧說山井鼎校古文尙書從字作芻其例正同

牧誓第四 周書

若虎賁獸 史記集解無獸字

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師 毛本師作帥所改是也

欲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三作此

乃復到退 閩本同毛本到作倒按倒古通作到

王左杖黃鉞 陸氏曰鉞本又作戍○按作戍是也說文云戍大斧也

鉞以黃金飾斧 浦鏜云鉞上脫黃字從公劉詩疏校○按史記集解亦無黃

示有事於教 古本史記集解教下有令字

傳越以至苦之 案越當作鉞轉寫之譌

治事三卿 古本治作理

此御事之文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大

旅眾也眾大夫 古本無下眾字按史記集解作旅眾大夫也視今本少一眾字而也字在夫下文義較順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 閩本同毛本飾作師所改是也

師帥卒帥 史記集解帥並作率

亦可以稱師 宋板帥作帥是也

巴在蜀之東偏 補本東作南

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閩本同毛本西作在所改是也

戟楚謂之子 纂傳同毛本子作干○按纂傳引在說命中篇下同

或謂之楯 浦鏜云楯方言作楯音代誤作楯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唐石經是字旁注按漢書五行志引此經無是字

日義曰晉語云 按日是正字之譌諸本俱不誤

妲己所舉言者貴之 閩本明監本舉言作與言按與言乃譽字誤分爲二也當据列女傳元文正之毛本亦誤

弗迓克奔 按匡謬正俗引此經迓作御又稱徐仙民音禦是徐本亦作御疏云王肅讀御爲禦則孔氏所據本亦作御蓋作御者古文也作迓者今

文也釋文云馬作禦史記同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陸氏曰獸徐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六畜之字本作豶爾疋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若武王歸鹿放虎可言歸獸所放既是馬牛當依豶字本音讀之不得謂古文省簡即呼為獸堯典鳥獸莜尾鳥獸毛毳旅獒珍禽奇獸皆作獸字何獨武城一篇以豶為獸斯不然矣○按作豶者古文也作獸者今古文也徐陸二本皆用古文今本釋文開寶所改非陸氏元本故錄顏氏說以存古文之遺

月二日死魄正嘉本萬本閩本葛本同毛本死魄上有近字與岳本合案此誤脫也

七世之祖纂傳祖作廟

而魄死明生浦鏜云而疑衍字

由字積與誤浦鏜云與誤二字疑倒孫志祖云字積者即積晝之說與誤者或誤寫四為三也非倒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古本唐石經臨安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並同毛本成誤作伐

以撫綏四方中夏古本補本綏作安

故大統未就葛本正德本嘉萬本閩本纂傳同岳本統作業與疏合毛本依之

底商之罪古本底作致

用祭事告行也纂傳事作祀

告天社山川之辭岳本社作地

臨祭祀 纂傳祀作事

暴殄天物 古本殄作絕

則天物之言 纂傳言作害

普謂天下百物 閩本明監本普作皆

窟聚 葛本閩本明監本窟誤作窰疏同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古本補本作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筐厥玄黃 古本無厥字

筐篚盛其絲帛 古本作上筐篚其絲帛補本作筐篚其綿帛按當作筐篚其絲帛古本之上今本之盛衍字也古本之筐篚倒字也補本

之綿誤字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 顧炎武云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流血漂春杵 宋板流血二字倒是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唐石經干下旁增之字容下同

施舍已債 古本岳本宋板同毛本債作責按釋文作責責債古今字

列地封國

古本列作裂

喪禮篤親愛

宋板篤親間空一字

使天下厚行

葛本閩本同纂傳言作信

欲垂拱而天下治

閩本同毛本欲作故案欲字誤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說文

卷之十一

則天物之言

昔者天下

實錄

此類

術書五類錄卷十一

術書

術書

術書

術書

術書

術書

術書